

叶田突然在家里要妈妈帮助寻找起几年没有使用的护照,我问他:要护照干什么?是不是要去美国?之所以这么问他,是因为十几天之前的10月14日,他收到一封信函,2025中美电影节的苏杰姆主席给他发来一个函,说他写作的电影文学剧本《虎女》已经进入最后决赛,让他准备好在终审会议上展示一下自己的作品。我理解这个“展示”是我们平时所讲的阐述之意,心想还得过一关呢!也不再多问。半个多月过去,他提出要去美国,想必终审结束了。

叶田这孩子,是个闷葫芦,平时工作中写作上任何事情都不给我和他妈妈讲。有一阵子他总守着电脑敲打,儿媳给我们告状,说他空下来就在那里玩电脑。我就叮嘱他,在电脑前面不要坐到深更半夜,电脑游戏都是人家设计的,玩得再溜,也是人家的创造。他也不回话,还是我行我素,照样在电脑上敲敲打打到半夜。他妈妈对我说,40多岁的人了,你不要管他。冷不防地,他拿出了一部长篇

中秋节的前一天,我回到了故乡。踏进老城区那条熟悉的小径,远远地就看见我家门前父亲栽种的那棵桂花树。走近了,一股幽幽的花香袭来。只见满树细碎的金黄,藏在墨绿厚实的叶子底下,像是仙人无意间洒落的金属,又像是在沉寂的夜色中忽然爆出一树星光。今年的桂花树比往年更茂盛了,枝枝丫丫,葱葱郁郁,像是一把撑开的巨大的绿伞,那香气便从这绿伞的每一丝缝隙间溢出来,氤氲着门前的这一方天地。这棵桂花树是父亲在我入伍后的第10年亲手种下的,暗喻“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”之意。那时,我驻守在南海边防代职锻炼,在部队里摸爬滚打,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军官。而父亲总是在信中鼓励我:“做人要像桂花一样,不争春色,却自有芬芳。”想来,应该是父亲把对远方儿子的期许,都借着栽种桂花树种进了这方天地里。

父亲精心栽种了这棵桂花树,又在丹桂飘香的季节里离我而去,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宿命,让我对桂花树有了更深的情愫和牵挂。听亲友们说,唯独在父亲走的那一年,这棵桂花树没有开花。父亲离去已经8年,这棵桂花树又增添了8圈年轮,而我的心也经历了8年的风霜雪雨。我长久地思念父亲,有时候,毫无来由地心里一紧,那空落感伤的滋味便弥漫上来,就像这无孔不入的花香。我循着花香,痴痴地寻找父亲留下的踪迹,心里默默地呼喊:父亲,您去了哪里?花香引我至庭院,那把他常坐的藤椅,还在老地方摆着。椅脚的藤条有几处已经断裂,露出灰白的芯子,在清风里微微地摇晃。我仿佛看见,父亲正倚靠在椅背上,眯着眼,享受着午后的暖阳。他的膝上,还摊着一本翻旧了的文集。

花香引我至书房,旧书桌上,那方他用了半生的端砚,墨迹早已干涸,静静地卧着,像一只沉睡的泪眼。我仿佛看见,父亲那清癯的背影正伏在案前,就着一盏昏黄的灯,用一支狼毫,在信笺上缓缓地书写。花香引我至卧室,门楣仿佛是一道时间的边界。门外,是父亲离去后潮湿的日子。门内,时光却仿佛被温柔的桂花香气凝住了,一切都还保持着他生前的模样。我静静地站在那里,让空寂将我包围。心底是那份沉甸甸的怅然,是一种弥漫开的、无边无际的失落。

天地如此广袤,又如此沉寂。父亲像是一滴水,蒸腾到了天空中;又像是一缕光,消融在黎明里,而我现在只能在花香里感受到他的存在。我忽然明白了,父亲何曾真正地离开过我呢?他一定是化作了春天温暖的风,温柔地拂过故乡的每一寸田野,那门前的草芽和池里的春水,便有了他慈和的气息;他一定是化作了夏天清爽的雨,滋润着干渴的禾苗。那淅淅沥沥的雨水敲打着我的窗棂,那便是他关切的叮咛。秋风起时,他便藏在每一朵金黄的桂花里,诉说着对这片土地的眷恋,他用这一树的花开,告诉我生命的热烈与庄严,他用这袭人的芬芳,慰藉着我的孤单与思念。夜渐渐深了,四周寂静如墨,只有风与花的私语。那桂花的香气,在清冷的夜色里,愈发纯粹,愈发沁人心脾。我深深地呼吸着,仿佛要将这八年的光阴,将这无尽的思念与感悟,都吸进我的肺腑里。我在进屋推门的瞬间,回头凝望,月光下,那棵桂花树构成了一幅墨色的巨大剪影,就像父亲清朗高大的身躯,而那一簇簇小花,在幽暗中闪着极其微弱柔和的光,像含泪的眼睛,又像是欣慰的微笑。我知道,那是我的父亲。

叶田仍不说话,他就是这样,不顶撞我,也从来不同我争吵。若真的争吵起来,用老伴的话说:那这个家里就热闹了。我寻思着,还是我从小对他的教育在哪里出了问题。记得他高中毕业、大学毕业的两个人生关口,正是上海的出国潮汹涌的年头,我对他说,你是独生子女,你留在国内读大学还是要出国深造,我都尊重你的选择。但是你要记住,读好了书一定要回到家里来,我和你妈妈就你一个儿子。你喜欢拍电影,得拍中国观众喜欢的电影。后来他拍的人物纪录片《陈家冷》、纪录片《脸子》和故事片《勇敢往事》先后在国际上得了奖。我对他说:这些都是一般的奖,你要拍所有看过电影的人都叫好的片子,那才是真本事!现在我总在扪心自问:我是不是个合格的父亲?是不是年纪大了,我的这种思想和观念落伍了?叶田要飞一趟美国,去领取中美电影节剧本《虎女》的奖,我心里翻腾着各种念头,写下本文。

叶田这孩子,是个闷葫芦,平时工作中写作上任何事情都不给我和他妈妈讲。有一阵子他总守着电脑敲打,儿媳给我们告状,说他空下来就在那里玩电脑。我就叮嘱他,在电脑前面不要坐到深更半夜,电脑游戏都是人家设计的,玩得再溜,也是人家的创造。他也不回话,还是我行我素,照样在电脑上敲敲打打到半夜。他妈妈对我说,40多岁的人了,你不要管他。冷不防地,他拿出了一部长篇

中秋节的前一天,我回到了故乡。踏进老城区那条熟悉的小径,远远地就看见我家门前父亲栽种的那棵桂花树。走近了,一股幽幽的花香袭来。只见满树细碎的金黄,藏在墨绿厚实的叶子底下,像是仙人无意间洒落的金属,又像是在沉寂的夜色中忽然爆出一树星光。今年的桂花树比往年更茂盛了,枝枝丫丫,葱葱郁郁,像是一把撑开的巨大的绿伞,那香气便从这绿伞的每一丝缝隙间溢出来,氤氲着门前的这一方天地。这棵桂花树是父亲在我入伍后的第10年亲手种下的,暗喻“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”之意。那时,我驻守在南海边防代职锻炼,在部队里摸爬滚打,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军官。而父亲总是在信中鼓励我:“做人要像桂花一样,不争春色,却自有芬芳。”想来,应该是父亲把对远方儿子的期许,都借着栽种桂花树种进了这方天地里。

父亲精心栽种了这棵桂花树,又在丹桂飘香的季节里离我而去,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宿命,让我对桂花树有了更深的情愫和牵挂。听亲友们说,唯独在父亲走的那一年,这棵桂花树没有开花。父亲离去已经8年,这棵桂花树又增添了8圈年轮,而我的心也经历了8年的风霜雪雨。我长久地思念父亲,有时候,毫无来由地心里一紧,那空落感伤的滋味便弥漫上来,就像这无孔不入的花香。我循着花香,痴痴地寻找父亲留下的踪迹,心里默默地呼喊:父亲,您去了哪里?花香引我至庭院,那把他常坐的藤椅,还在老地方摆着。椅脚的藤条有几处已经断裂,露出灰白的芯子,在清风里微微地摇晃。我仿佛看见,父亲正倚靠在椅背上,眯着眼,享受着午后的暖阳。他的膝上,还摊着一本翻旧了的文集。

花香引我至书房,旧书桌上,那方他用了半生的端砚,墨迹早已干涸,静静地卧着,像一只沉睡的泪眼。我仿佛看见,父亲那清癯的背影正伏在案前,就着一盏昏黄的灯,用一支狼毫,在信笺上缓缓地书写。花香引我至卧室,门楣仿佛是一道时间的边界。门外,是父亲离去后潮湿的日子。门内,时光却仿佛被温柔的桂花香气凝住了,一切都还保持着他生前的模样。我静静地站在那里,让空寂将我包围。心底是那份沉甸甸的怅然,是一种弥漫开的、无边无际的失落。

天地如此广袤,又如此沉寂。父亲像是一滴水,蒸腾到了天空中;又像是一缕光,消融在黎明里,而我现在只能在花香里感受到他的存在。我忽然明白了,父亲何曾真正地离开过我呢?他一定是化作了春天温暖的风,温柔地拂过故乡的每一寸田野,那门前的草芽和池里的春水,便有了他慈和的气息;他一定是化作了夏天清爽的雨,滋润着干渴的禾苗。那淅淅沥沥的雨水敲打着我的窗棂,那便是他关切的叮咛。秋风起时,他便藏在每一朵金黄的桂花里,诉说着对这片土地的眷恋,他用这一树的花开,告诉我生命的热烈与庄严,他用这袭人的芬芳,慰藉着我的孤单与思念。夜渐渐深了,四周寂静如墨,只有风与花的私语。那桂花的香气,在清冷的夜色里,愈发纯粹,愈发沁人心脾。我深深地呼吸着,仿佛要将这八年的光阴,将这无尽的思念与感悟,都吸进我的肺腑里。我在进屋推门的瞬间,回头凝望,月光下,那棵桂花树构成了一幅墨色的巨大剪影,就像父亲清朗高大的身躯,而那一簇簇小花,在幽暗中闪着极其微弱柔和的光,像含泪的眼睛,又像是欣慰的微笑。我知道,那是我的父亲。

叶田仍不说话,他就是这样,不顶撞我,也从来不同我争吵。若真的争吵起来,用老伴的话说:那这个家里就热闹了。我寻思着,还是我从小对他的教育在哪里出了问题。记得他高中毕业、大学毕业的两个人生关口,正是上海的出国潮汹涌的年头,我对他说,你是独生子女,你留在国内读大学还是要出国深造,我都尊重你的选择。但是你要记住,读好了书一定要回到家里来,我和你妈妈就你一个儿子。你喜欢拍电影,得拍中国观众喜欢的电影。后来他拍的人物纪录片《陈家冷》、纪录片《脸子》和故事片《勇敢往事》先后在国际上得了奖。我对他说:这些都是一般的奖,你要拍所有看过电影的人都叫好的片子,那才是真本事!现在我总在扪心自问:我是不是个合格的父亲?是不是年纪大了,我的这种思想和观念落伍了?叶田要飞一趟美国,去领取中美电影节剧本《虎女》的奖,我心里翻腾着各种念头,写下本文。

叶田这孩子,是个闷葫芦,平时工作中写作上任何事情都不给我和他妈妈讲。有一阵子他总守着电脑敲打,儿媳给我们告状,说他空下来就在那里玩电脑。我就叮嘱他,在电脑前面不要坐到深更半夜,电脑游戏都是人家设计的,玩得再溜,也是人家的创造。他也不回话,还是我行我素,照样在电脑上敲敲打打到半夜。他妈妈对我说,40多岁的人了,你不要管他。冷不防地,他拿出了一部长篇

中秋节的前一天,我回到了故乡。踏进老城区那条熟悉的小径,远远地就看见我家门前父亲栽种的那棵桂花树。走近了,一股幽幽的花香袭来。只见满树细碎的金黄,藏在墨绿厚实的叶子底下,像是仙人无意间洒落的金属,又像是在沉寂的夜色中忽然爆出一树星光。今年的桂花树比往年更茂盛了,枝枝丫丫,葱葱郁郁,像是一把撑开的巨大的绿伞,那香气便从这绿伞的每一丝缝隙间溢出来,氤氲着门前的这一方天地。这棵桂花树是父亲在我入伍后的第10年亲手种下的,暗喻“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”之意。那时,我驻守在南海边防代职锻炼,在部队里摸爬滚打,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军官。而父亲总是在信中鼓励我:“做人要像桂花一样,不争春色,却自有芬芳。”想来,应该是父亲把对远方儿子的期许,都借着栽种桂花树种进了这方天地里。

父亲精心栽种了这棵桂花树,又在丹桂飘香的季节里离我而去,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宿命,让我对桂花树有了更深的情愫和牵挂。听亲友们说,唯独在父亲走的那一年,这棵桂花树没有开花。父亲离去已经8年,这棵桂花树又增添了8圈年轮,而我的心也经历了8年的风霜雪雨。我长久地思念父亲,有时候,毫无来由地心里一紧,那空落感伤的滋味便弥漫上来,就像这无孔不入的花香。我循着花香,痴痴地寻找父亲留下的踪迹,心里默默地呼喊:父亲,您去了哪里?花香引我至庭院,那把他常坐的藤椅,还在老地方摆着。椅脚的藤条有几处已经断裂,露出灰白的芯子,在清风里微微地摇晃。我仿佛看见,父亲正倚靠在椅背上,眯着眼,享受着午后的暖阳。他的膝上,还摊着一本翻旧了的文集。

花香引我至书房,旧书桌上,那方他用了半生的端砚,墨迹早已干涸,静静地卧着,像一只沉睡的泪眼。我仿佛看见,父亲那清癯的背影正伏在案前,就着一盏昏黄的灯,用一支狼毫,在信笺上缓缓地书写。花香引我至卧室,门楣仿佛是一道时间的边界。门外,是父亲离去后潮湿的日子。门内,时光却仿佛被温柔的桂花香气凝住了,一切都还保持着他生前的模样。我静静地站在那里,让空寂将我包围。心底是那份沉甸甸的怅然,是一种弥漫开的、无边无际的失落。

天地如此广袤,又如此沉寂。父亲像是一滴水,蒸腾到了天空中;又像是一缕光,消融在黎明里,而我现在只能在花香里感受到他的存在。我忽然明白了,父亲何曾真正地离开过我呢?他一定是化作了春天温暖的风,温柔地拂过故乡的每一寸田野,那门前的草芽和池里的春水,便有了他慈和的气息;他一定是化作了夏天清爽的雨,滋润着干渴的禾苗。那淅淅沥沥的雨水敲打着我的窗棂,那便是他关切的叮咛。秋风起时,他便藏在每一朵金黄的桂花里,诉说着对这片土地的眷恋,他用这一树的花开,告诉我生命的热烈与庄严,他用这袭人的芬芳,慰藉着我的孤单与思念。夜渐渐深了,四周寂静如墨,只有风与花的私语。那桂花的香气,在清冷的夜色里,愈发纯粹,愈发沁人心脾。我深深地呼吸着,仿佛要将这八年的光阴,将这无尽的思念与感悟,都吸进我的肺腑里。我在进屋推门的瞬间,回头凝望,月光下,那棵桂花树构成了一幅墨色的巨大剪影,就像父亲清朗高大的身躯,而那一簇簇小花,在幽暗中闪着极其微弱柔和的光,像含泪的眼睛,又像是欣慰的微笑。我知道,那是我的父亲。

最近到上海看女儿,我这个骄傲的天津人真正感受到了大都市风范。来上海前,由于以往寄养狗的宠物店关门了,我和夫人犯了难。女儿知悉后,立马提出让我们带上两条宠物狗,自驾到上海。我含糊地问:“能行吗?”女儿信心满满地回答:“绝对行。”于是,我怀揣疑虑开启了上海之行。

到了上海,走在大街小巷,果然如女儿所说,我们所有的商场、饭店、景点等众多公共场所,都有“宠物友好”标识,对“汪星人”来说,真是莫大的福分。上海让在很多其他城市的不可能,变成了可能。一天,我们去一家网红咖啡店。这是一个只有十二平方米的小店,我们到时已有四位顾客和一只宠物狗,我和夫人一看有点儿拥挤,便停下脚步,女儿牵着我们的两只狗和她自己的小狗,看出我们在犹豫,对我说:“没事,都能进去。”我们进入咖啡店,先来的顾客非但没有嫌弃我们带来的狗狗,还友好地逗逗三只小狗,店老板热情地为我们端上美味的特色咖啡,让开始有些难为情的我,心情舒缓了许多。虽然有点儿拥挤,狗又在人缝中蹿来蹿去嬉戏,但一点没影响店里的祥和气氛,让我感叹不已。

还有一次,我们到饭店吃饭,饭店有两个大厅,我们怕三只狗影响其他顾客就餐,就找了一个稍偏的角落落座。每当有新的顾客到来,服务员都会主动询问顾客是否怕狗,如果怕狗,可调到另一个厅,没有一个人反馈说怕,这让我不能不为之动容。在上海,类似的地方不在少数,比如:专门为“汪星人”建的游泳池“玩小伴宠物乐园”,宠物狗畅游在清澈见底的泳池,尽情享受人间温

得清秀,说话轻言细语,脖子上常戴着一只银项圈,见到生人会露出可爱的羞涩神情,我俩从小就在一起玩。俊忠对我说:“我知道你早就想上兴化,现在爸爸开帮船了,你想每天上兴化,都可以!”九岁那年,我第一次乘坐王伯伯的帮船上兴化,父亲陪着。前一天夜里,我兴奋得大半夜睡不着。第二天,帮船才离开南荡村不久,我就在父亲身旁疲惫地睡着了……不知过了多长时间,父亲把我摇醒,我起身向外看,

呀!朝思暮想的兴化,越来越接近,我对兴化终生难忘的第一印象随之产生,觉得被汪洋大水包围着的兴化城,忽上忽下地浮沉不定,分明就是一条大船!第二印象说来有点不好意思,父亲领我上岸逛街,觉得兴化人把厨房都搬到街上来来了,卖的都是百姓家常做的价廉物美的小吃:米饭饼、米糕、烂藕、油条、芝麻团、油端子、撒子等,样样都精致、好看、逗人吃。我什么都想尝,只要开口,父亲就给我买,只恨肚子装不下。第三个

宣称可以“选择家庭”时,我们是否准备好承担被选择、被爱甚至被定义的风险?“自选家人”背后存在着巨大的伦理张力,它要求个体在没有法律保障的情况下定义责任与爱的边界,因此比血缘建构的家庭更加脆弱。一旦平衡被破坏,就会留下由自我选择造成的巨大情感空洞。最后,在妈妈的病情揭露后,恩帕终于开始直面这段关系,她意识到失去控制并不意味着关系的崩溃,而意味着她已经在无意识中投入了真实的情感。“母亲”不再是她雇来的角色,而是她真正的情感对象;“家庭”不再是选择的产物,而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成事实。《妈妈》的悲剧结尾启示人们:人只有在失去控制的那一刻,才能真正学会去爱。它也并不仅仅是一则母爱叙事,而且是一场关于“家庭何以可能”的探讨——在此,家庭不是社会制度和血缘关系的产物,而是人类渴望被理解、被需要并愿意共同承担生命脆弱性的实践形式。

她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出发,走向世界音乐的远方。责编:吴南瑶

情,好不快乐。蟠龙新天地的冰激凌店,不仅为带狗的游客精心准备并赠送宠物食用的冰激凌,还专门为宠物准备了饮水的水盆,可谓无微不至。有的社区物业在“宠物友好”方面也很周到,投放了大量清理宠物粪便的垃圾袋,方便遛狗的居民,可见上海民众与动物相处之和善。上海体恤民情,实实在在推进“宠物友好”城市建

设,不得不让人点赞!狗被称为“人类最忠诚的朋友”,这个称谓充分表达了人们对狗忠诚品质的认可和赞美。狗狗机智勇敢、忠实可靠、善解人意、用途广泛。达尔文说过:“狗对人的爱已经成为狗的本能。”狗不会说话,但它忠实地守在主人身边,不离不弃,在人与狗的相处过程中,人类更多的是受益者。狗作为人类亲密的伙伴,通过日常互动提供情感支持,它是空巢老人的感情牵绊,也是独自在外打拼人士的忠实陪伴者。狗自古就有“忠诚”的美名,至死不渝地跟随主人、保护主人,甚至在关键时刻与主人同生共患难。在人民公安队伍里,有这样一群特殊的战士,它们不会说话,却能用鼻尖嗅出罪恶的蛛丝马迹,以血肉之躯守护着万家灯火。危难之时,它们挺身而出,无论是面对黑洞洞的枪口还是各种凶器,都无所畏惧,不惜付出生命代价来保护人类。同样,当地震或泥石流等灾害降临,坍塌的废墟掩埋了希望,总有一群毛茸茸的“逆行者”,用湿漉漉的鼻尖探寻生命的温度,用爪子在瓦砾堆里刻下生命的轨迹。在城市的车水马龙间,它们是视障人士的第二双眼睛。具有现代文明的人类,应该善待这些“汪星人”——可爱的毛孩子。向上海学习,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。

印象,与我六岁进私塾读书有关,读了三年书,识得不少字,就读不及特地囫圇吞枣般读书。平时最爱听老人讲民间传说故事,上兴化随父亲逛街,一眼看见道旁小书摊上放着我听熟了却从未见过的通俗唱本《十把穿金扇》《龙灯图》《薛仁贵征东》《三请樊梨花》……就缠着父亲买,父亲毫不犹豫,立刻掏钱。

我第一次上兴化留下的这三个印象,至今仍历历在目。此后,我又多次随王伯伯的帮船上兴化。作为一个在闭塞乡村长大的孩子,我能那么早从兴化知道外面的世界那么精彩,加深了我对将来和文学的向往,这中间还包括第一次吃到海蜇头。王伯伯隔三差五地买两三斤海蜇皮,让俊忠送回家。将海蜇切成肉丝状,加些麻油、香醋等拌匀,立即香味扑鼻,令人食欲大振。

1952年秋,我12岁,离家出外求学。后来,王伯伯全家迁往兴化县,联系渐渐减少乃至没有了往来。2019年11月,我在《雨花》发表过题为《不敢怀旧》的散文,满怀深情地写到王伯伯和王俊忠。文中有诗八句一直萦绕脑海:忆昔年少嬉田头,亲如手足笑如歌。村头巷尾常欢聚,大船乘浪兴化游。大伯待我如己出,每赠时鲜海蜇头,而今你我鬓如霜,光阴似箭不可留……

夜光杯